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6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6

主編
黃寬重

副主編
李孝悌 王道還

編輯
李貞德 陳玉美 邱澎生 袁國華

編輯助理
張家瑞 陳淑梅 王家容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六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ISSN 1561-0594

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出版

本期定價 新臺幣180元

美術構成：張子鈴 王道還

印刷者：加斌印刷廠
TEL:(02)-23253077
FAX:(02)-23258449

國內總經銷：
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02)-26422629

國外經銷及長期訂戶（含學生優惠）：
樂學書局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10樓之一
e-mail：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23219033

目錄

古物新詮

2	邢義田	本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的來歷與整理
10	林英津	史語所藏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
28	李國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納西象形文字《東巴經》部份書目研究

文獻輯存

58	王宏 穆曉軍	韋承素墓誌考釋
----	--------	---------

研究討論

66	黃銘崇	殷代與東周之「弄器」及其意義
89	廖育群	麵飯男爵——高木兼寬

紀念張光直院士專輯

106	臧振華	生平事略
111	杜正勝	巨大的身影——追念張光直先生
115	臧振華	樸實無華——懷念張光直先生
119	陳光祖	桃李不言——懷念張光直先生
123	黃銘崇	悼念張光直老師
125	李永迪	憶光直師
127	洪曉純	憶張光直師瑣記
131	李永迪	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
140	編輯部	編者的話

目錄

古物新詮

2	邢義田	本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的來歷與整理
10	林英津	史語所藏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
28	李國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納西象形文字《東巴經》部份書目研究

文獻輯存

58	王宏 穆曉軍	韋承素墓誌考釋
----	--------	---------

研究討論

66	黃銘崇	殷代與東周之「弄器」及其意義
89	廖育群	麵飯男爵——高木兼寬

紀念張光直院士專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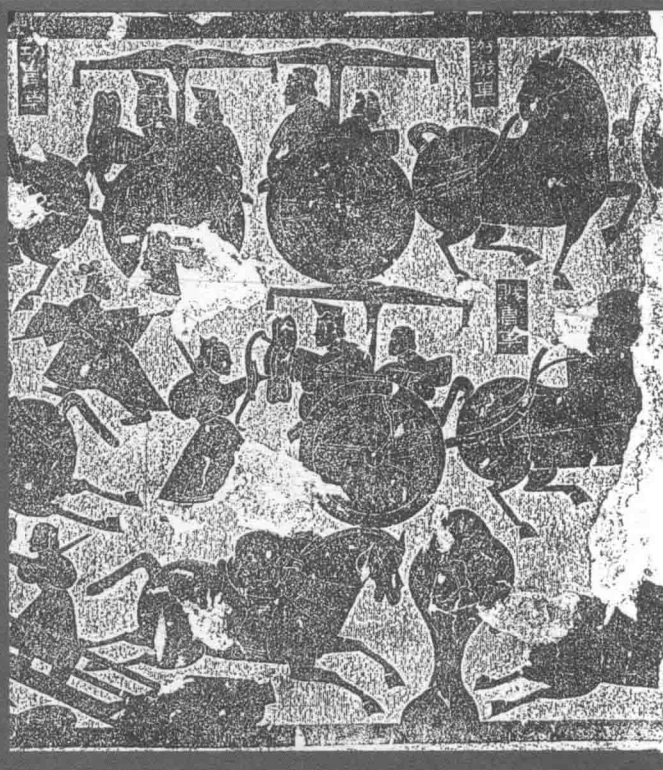
106	臧振華	生平事略
111	杜正勝	巨大的身影——追念張光直先生
115	臧振華	樸實無華——懷念張光直先生
119	陳光祖	桃李不言——懷念張光直先生
123	黃銘崇	悼念張光直老師
125	李永迪	憶光直師
127	洪曉純	憶張光直師瑣記
131	李永迪	與張光直先生談夏文化考古
140	編輯部	編者的話

本所藏

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的來歷與整理



本所拓片（局部）



漢武梁祠畫像

沙畹本（1893，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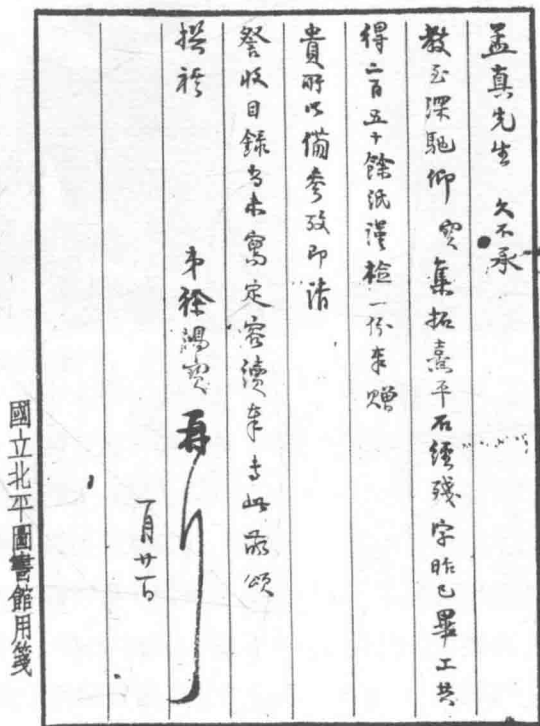
邢義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國十七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創立。第二年八月，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由朱希祖任籌委會委員長，傅斯年、陳寅恪、李濟、裘善元、董作賓、徐中舒為委員，開始蒐求各種金石文物。

當時藏品來源甚為複雜，以贈送、交換、自行椎拓和購買四途為主。據可考的檔案資料，民國十九年六月本所曾獲北平故宮博物院贈送帝后像、印譜、拓片廿四件，又得散盤、嘉量二器拓片四種（史語所檔元294-8、10、11；以下僅標檔案編號）。同年八月故宮與我所建立拓片等藏品及出版品交換之約（元294-12）；十二月史語所即依約以所藏銅器、石刻拓片一全份回贈故宮（元294-14、15）。此為交換之例。廿年一月廿一日，徐鴻寶先生曾贈送史語所其所集拓熹平石經殘字二百五十餘紙（元370-7-136，附圖一）。廿一年七月，徐中舒先生到上海訪善齋劉體智（晦之）先生，劉先生遂贈史語所善齋藏器全形拓片四百三十種，又拓片一百餘紙（元370-7-6）。民國卅年，黃旭初贈傅斯年顏真卿題「逍遙樓」榜書拓本、平蠻三將題名、元祐黨籍碑、曾公嚴題記拓本，傅先生又轉贈史語所。此為獲贈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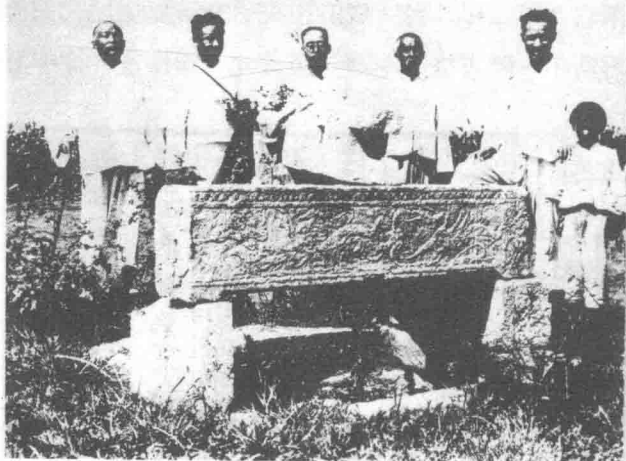
史語所研究人員也自行椎拓。民國廿二年七月，董作賓先生原擬往山東滕縣安上村調查當地發現的銅器，奈何阻於土匪，只好在縣城附近調查漢畫，得拓片數十幅。此外在發掘滕縣曹王墓時，得到不少碎畫象石及王獻唐所贈此墓畫象拓片。^①同年八月，董先生轉往河南南陽草店調查漢墓畫象，發現畫像二十石，三十四幅（附圖二）。石璋如先生編《考古年表》又謂「其餘城鄉散存畫石亦甚多」。^②在傅斯年圖書館保存的一張由重慶沙坪壩（寄件人不詳）寄昆明靛花巷史語所的牛皮郵包紙上，曾註記南陽畫象138幅的出土地：五中學校、阮堂廟、栗河橋、新店鎮、城東泰山廟、南河廟、鄂城寺、石橋鎮、江黃村、百里頭墓等。其中新店、南河、石橋尚可在現今地圖南陽附近找到，這些應皆在所謂的「其餘城鄉」之列，也是董先生曾蒐羅過畫象



圖一 徐鴻寶致傅斯年函（民國廿年元月廿一日）

① 見董作賓，〈山東滕縣曹王墓漢畫象殘石〉，《大陸雜誌》21.12（1960），封面及頁6、11、28。

② 石璋如編，《考古年表》（1952），頁3。



調查南陽漢畫像

圖二 董作賓先生（左起第二人）在河南南陽調查漢畫象石。
採自《董作賓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集》，民國五十五年，藝文印書館。

的地點。本所現藏滕縣、南陽畫象頗有出於一般著錄之外者，當由此而來。此為自行椎拓之例。民國廿八年，本所曾與北平圖書館合作椎拓昆明左近漢魏至宋元碑銘。合作辦法是北平圖書館任椎拓之事，我所出資購買（昆7-115～121）。

價購的來源有書商，圖書館，也有個人。民國廿年二月二日，馬衡因聽說琉璃廠有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末卷求售，索價六百，特致傅斯年一信謂「薛書拓本見存者多數皆歸貴所。此卷雖係石鼓，與鐘鼎無關，究係首尾完全之一卷，且可與流出東鄰之三宋拓石鼓相參證，貴所收之，最為相宜。不審兄有意乎？」傅先生於信末親作筆記「已電之代購」（元314-2-1）。另從徐中舒留給傅斯年的一便條（元325-7，附圖三）可知，當時傅先生還曾請徐中舒及趙萬里代為鑑定，並討價還價。徐氏便條云：

薛氏鐘鼎法帖讓價三百四十元，須早日付款，愈早愈好。今日取所藏三殘片對看，前後互相銜接，墨色紙張亦無稍異，斷是「一個本子」。趙斐雲（按：萬里）說此為棗木板，似不可靠。觀其破損處，全無木紋。蓋拓墨法經過千年，定有許多改革，不能以今之拓法斷定此本墨色非石拓，不知以為如何？ 留上

孟真先生

弟中舒

傅先生後來接受徐氏的建議，買下法帖。信中所謂「三殘片」是指民國十八年史語所在內閣大庫檔中所得之宋拓殘頁，^③後與新獲之十六頁合而於民國廿一年影印百部行世。這是本所購藏薛尚功《法帖》殘本經過的點滴。又廿年九月山東省立圖書館擬拓濰縣高鴻裁（翰生）藏磚瓦，即《上陶室磚瓦文攷》十二冊，預售一百一十一元。史語所很快即匯錢訂購一部（元310-5-2、3、16）。此為購自圖書館之一例。廿一年十月十五日有名沈維鈞者，以個人藏宋天文圖、地理圖、宋刻帝王紹統圖和宋平江圖舊拓要求交換史語所出版之《秦漢金文錄》和《敦煌劫餘錄》。時任史語所秘書的徐中舒

③ 見徐中舒，《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葉跋》《史語所集刊》2.2(1930): 161-170；《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史語所集刊》2.4(1932): 468-470。

十月十九日迅即代決，復信同意交換（元358-3、5）。此得之於個人藏品之一例。傅斯年亦曾函容庚代為蒐購拓片。容氏介紹孫壯（伯恒、雪園）藏品，似因價格不合，傅未回信，容氏為之一再催問（元74-15~17）。

當時蒐求文物金石善本之事，由傅斯年先生主其事。協助他的主要有徐中舒、余遜、徐鴻寶、裘善元、趙萬里等先生。勞榘也曾參與其事。勞先生回憶說：

在搜購時，係傅孟真先生親自參與。當書商攜拓片到所的時候，我也時常被邀去看，甚至有時傅先生外出，有些書商來找我，然後轉達傅先生。（8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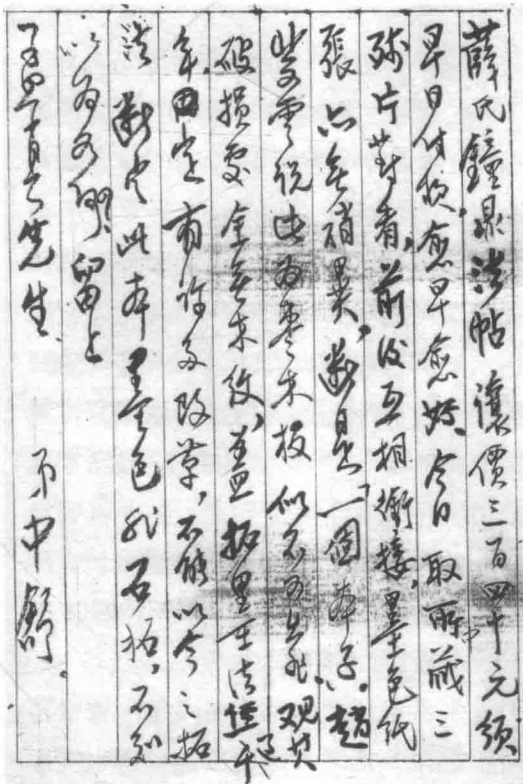
勞先生致作者函）

在一封年代不明，余遜致傅斯年的信中曾提到「貞一兄昨寄來石刻目一紙，囑照單購買。生近數日方整理帳目，俟帳單寄出後，即當招碑估來送拓本，議價值也」（元37-1）。這當是勞先生代傅先生傳旨，余因而回覆傅先生。

北平琉璃廠的書商可以說是本所拓片最主要的來源。他們向全國各地舊藏家收購，再轉售我所。本所檔案中有不少商購拓片的往來函件。例如北平古光閣曾函傅先生，擬售孫壯藏三代秦漢陶器磚瓦封泥等拓片二百十七品，傅先生在信末親批「買一份」（元309-3，附圖四）。可惜此信年代難以確定。有往來記錄可考的碑估還有經古舍文玩法帖莊、翰茂齋等。民國廿三年十二月曾向經古舍購拓本三十六種，價洋三十九元，清單及付款收條俱在。翰茂齋則曾一次售本所拓片七十張。

從十八、九年至廿六年抗戰爆發前夕，短短七八年間，本所即建立了頗為豐富的收藏。勞榘先生曾作這樣的評價：

就拓片來說，自以北京大學所藏的「藝風堂」收藏為全國最多的。本所儘量收購，已有一部分超過「藝風堂」之外。……而漢畫則不少出於藝風堂之外。尤其是藝風堂收藏到清末為止，而本所收藏到對日抗戰以前，則為藝風堂所未收到。漢畫中如武梁祠、孝堂山、南陽石刻，以及畫像磚均有出版（畫像磚出版過，當然收集不全）。武梁祠最好的是沙畹所印的，大概可能到康熙。我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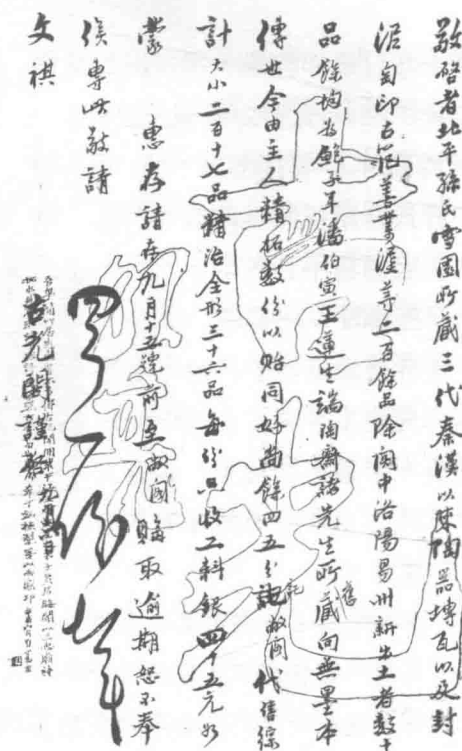
圖三 徐中舒致傅斯年函（民國廿年，月日不詳）

藏是乾隆拓本，較日本及燕大所印為好。燕大的並且印的不全。其他的最好為滕縣畫像，是除朱鮪石刻（明帝時）以外，一個最早石刻（有一銘記指明為章和時代）。我過去作的「六牙象」即是據此石刻，非常值得整理出版。嘉祥石刻是一般「武梁祠」所未收，亦值得考慮出版。再就是四川畫碑。至於鄭州石刻，現在記不清了。如未曾出版，想亦可整理出版。總之，在本所藏的漢畫碑甚豐富。（82.3.9.勞先生致作者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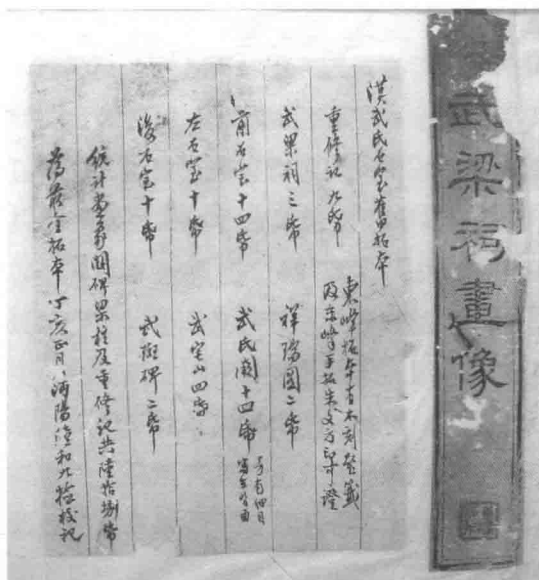
勞先生當年釋讀居延漢簡完畢，曾受傅斯年之命，在北大校讀藝風堂碑（元6-5，勞致傅函）。繆荃孫藝風堂藏拓以豐富精審著名，民國十二年歸於北大國學研究所。因此勞信中不免以藝風堂與本所藏品比較，並盼整理出版。今天漢畫拓片能有目錄及精選集出版，想必是勞先生所樂見的。

為了進一步了解本所相關藏品的精麤真偽，民國八十六年我又曾修書請教勞先生。勞先生在回信中提供了若干畫象來源的消息，也說明了他對真偽的判斷：

大致漢畫出土各地相當多，取得拓本亦甚易，若偽造漢畫成本極高，而且亦難盡如原作，故墓志或偶有偽作，而漢畫則從無偽本，只有拓工精確與否以及拓本時代先後。譬如武梁祠從乾隆本、光緒本以及民國本，其清晰程度即大不同，而價值亦自迥異。……武梁祠拓本全屬真物，絕無偽託。只其中不少應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為北京某賞鑒家（好像姓陸）所藏（其名氏在原包裝上，現在記不得了）。另一部分為本所另外購買者。某氏原藏者較舊，另外購買者較新。至於弟所題字者為其中某一部分，現在已無從記憶。不過從前弟確曾用本所所藏的武梁祠刻石與通行各本一一校過。其中以沙畹所印的為最好。與本所所藏各有短長，只是沙畹本更好些。其他如日本所印以及國內所印都相差很多。（86.5.20.勞先生致作者函）



圖四 古光閣致史語所函



所漢畫拓本來歷較清楚的一例。其餘自收藏印及原封套可知，頗多來自膠西柯昌泗、山陰周星詒。還有很多一無題跋、收藏印或其它記錄，淵源已難追索。

這批材料到台灣後，存於傅斯年圖書館。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曾據屈萬里先生手訂的分類，經過初步整理，編有目錄。但是還有很多整包整包未曾拆封。民國七十九年，我為寫有關孔子見老子畫象的論文，到圖書館拓片室翻找材料，無意中見到一包包既未裱褙，也未編目的拓片。隨手拆閱若干，大開眼界。於是起意糾集同志，加以清理。然而時日遷延，直到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才成立了歷史圖象資料整理計劃，由蒲慕州先生主持。

民國八十四年文物圖象研究室成立，拓片整理成為研究室計劃的一部分。為更有效推進工作，佛教造像拓片整理交由顏娟英負責，漢畫部分初由蒲慕州，後由我承乏。參加拓片整理工作的所內外人員，先後有蒲慕州、顏娟英、劉增貴、林富士、賴鵬舉、王正華、李建民、黃銘崇、劉淑芬、陳昭容、李貞德、柯嘉豪（John H. Kieschnick）、呂敏（Marianne Bujard）、紀安諾（Enno Giele）等。

大家每星期工作一次，將尚待整理的各式拓片五十餘包，逐一拆開、定名登記、編目、裝裱。原包裝紙和紙上注記的資料加以保留。前後編目共約二千九百餘件，其中不少為漢以後者。漢畫部分整理的重點是找出原已有目錄及裝裱過的舊拓，再將凡同一石之新舊拓片分別集中，接著與既有的著錄如《漢代畫像全集》、《山東漢代畫像石選集》、《魯迅藏漢畫象》、《南陽漢畫象彙存》、《南陽漢代畫像石》等比對，一方面登記著錄情形，一方面比較、記錄各本優劣、尺寸、收藏印、題跋等。工作至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終於將一千四百餘件，近七百種漢畫拓片比對查看一過。

在比對的同時，我們將各筆資料輸入電腦建檔。因為圖書館已有上萬拓片經過裱褙，並編號裝筒保存。為了管理上以及攝影上的需要，這些新打開的拓片也陸續裝裱。裝裱後擇最優者拍照。有時優劣互見，則就較勝部分，攝取多張，掃描建立電腦圖象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目錄》（以下簡稱《目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石刻畫象拓本精選集》（以下簡稱《精選集》）即根據這些照片而成。其中武氏祠圖象檔已納入文物圖象研究室電腦網路資料庫，供大眾檢索使用。這兩書出版後，書中資料也將納入上述資料庫，在網路上開放，讀者可以全文檢索，或據圖檔編號查索。

《目錄》共收六百九十八種。每種附拓影及相關基本資料。《精選集》則是擇其較精者三十六種和未見發表者七十七種，共一百一十三種刊佈。除刊出原拓全形，有些也附局部放大。

拓本善惡在乎拓製先後、拓工精麤、拓本之殘缺或完整。以下僅舉三、四例，其餘讀者校讀諸本，自能判別。

《精選集》圖6，為武氏祠前石室第六石。《校碑隨筆》王壯弘增補云：「黃小松監拓本前石室第六石第七榜『功曹車』三字雖損尚存，後拓僅存『車』字少許」。^⑥容庚《漢武梁祠畫像考釋》於「功曹車」、「尉卿車」二榜云：「同治本泐前榜，今拓本復泐後榜」（頁27）。我所藏本有「功曹車」三字清晰完整者。又右端下方自橋奔下一騎，騎士頭部沙畹本已缺，我所拓本未殘（見頁2附圖）。圖7，前石室第七石榜題「王發」我所拓本未泐；圖8，前石室第八石「此秦王」榜題亦明晰完整。據王壯弘說，此皆「舊拓也」。除了榜題，這批藏本拓製精美，畫象上的陰刻線條纖毫畢露，遠遠超過已刊佈的中外圖錄。

此外，《精選集》圖17出山東嘉祥焦城村。沙畹（Éd. Chavannes）《北中國考古記—圖版篇》（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lanches, Paris, 1909, 圖151）、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圖209）、關野貞《支那山東省に於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圖189）、傅惜華《漢代畫象全集》初編（圖162）、《魯迅藏漢畫象》（二輯，圖77、143，同一件誤為不同地所出之兩件）、朱錫祿《嘉祥漢畫象石》（圖3）皆曾著錄。此畫象上有重要的榜題「此齋主也」。本所拓本字劃清晰完整。自阮元《山左金石志》誤釋為「此齊王也」，《金石索》、《漢代畫象全集》、《魯迅藏漢畫象》等皆沿襲其誤。《支那山東省に於ける漢代墳墓の表飾》則作「此齋王也」，引出無數畫象解讀上的是非。^⑦此石從中斷裂為二，左半斷石之右下端缺一角。右半斷石之左上角大村、關野本不缺，但從拓片可知，拓製時此角已斷，裂痕清晰。沙畹本、傅本、魯迅本、朱本此角全缺。唯我所拓本乃在此角未斷前所製，無裂痕，時代最早，也最為完整。今原石已不知去向，拓本更為可貴。其餘未見著錄之本，選集中皆注明，不再贅言。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曾參加工作的朋友，以及圖書館裡曾協助工作的人員，尤其是自始至終擔任助理的林明信先生。幾年來整理的準備工作以及最後目錄的編輯都由他擔任。沒有他的幫忙和大家的合作，這兩本書不可能出版。當然還要感謝前任所長管東貴、杜正勝和現任所長黃寬重先生。沒有他們的同意和支持，這項計劃不可能進行。

⑥ 同上，頁151。

⑦ 這些是非待信立祥而獲得釐清，參信立祥，〈論漢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畫象〉，《漢代畫像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180-203。

史語所藏
西夏文佛經殘本初探



西夏文佛經殘本（現藏史語所）

林英津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民國廿年（1931）三月，中央各機構倡議合組西陲學術考察團，從事大規模西北科學考察工作。該考察團由本所在內的十一個學術機關組成，調查工作包含生物、人類、考古三組計畫考察事項，推請李濟擔任團長。^①

對我而言，民國廿年是遠古時期；我很少想到那樣遙遠的日子跟自己有什麼關係。我知道史語所藏有居延漢簡，卻彷彿不知道居延漢簡來自西北考古。更不知道，西北考古除了出土漢簡，還有西夏文物。甚至文物陳列館陳光祖主任讓我去看西夏文殘本時，還只當是分內的工作；對陳先生「昔西北考古與居延漢簡同時出土」的說明，等閒視之。直到有朋自遠方來，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的克恰諾夫（Kychanov, E. I.）和索羅寧（Solonin, K. J.）兩位先生來訪，他們對我手邊正在解讀的西夏文獻大感驚訝，對史語所居然藏有西夏文獻覺得不可思議。^②才想到，我脖子上掛著的小石頭，居然還是鑽石。我小心翼翼的拿將下來，卻一籌莫展。每一個西夏字都認清了，究竟不解句義，不知道是哪部經。西夏文佛經的解讀，對我而言，還是個新的領域。而西夏文佛經的語言風格，迥異於一般翻譯漢文的世俗文獻及儒家典籍；已往我由解讀西夏語譯《孫子兵法》、《類林》所架構的參考語法，現在看來，根本不夠用。不僅如此，這些西夏文殘卷跟漢簡、漢代塞牆和障堡亭隧等遺址，能有什麼關係？我到哪裡，才能找到相關的資訊？

本文，僅是截稿前我有限的知見；我所不知道的、解不出來的，希望能有各行道的研究者，願意共同找答案。以下分三節說明我有限的知見：（一）目前已經充分釋讀的十六頁，應該分屬兩部經典，《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二）這兩部殘經與其他西夏文獻可能的關係，及《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可能的翻譯底本。（三）將焦點從漢簡移到西夏文物，串連西北科學考察團、與科茲洛夫（P. K. Kozlov）的蒙古、四川探險隊，略談這些西夏佛經殘卷「小而美」的價值。

① 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6-8。文中的「本所」，自然指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② 絕大多數西夏文物收藏在聖彼得堡，克恰諾夫先生鑽研西夏文獻，長達四十餘年。兩位先生因為執行蔣基金會「黑水城西夏文獻研究」合作計畫，來訪兩週（2001，2/28-3/14）。

壹、

這一節先以具體事例，說明這十六頁應該分屬兩部經典，《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庫房藏西夏文佛經殘卷計四小疊，^③最初，在庫房閱看原件時，我看到的是木刻折本（蝴蝶裝？），刻工、墨色勻整的一個殘頁（即翻拍後臨時編號1-1），七字一句、兩句一行、六行一面，從不完全的文字看來，已經可以判斷應屬佛經無疑。

現在，我所釋讀的十六頁只是其中兩小疊的一部份，已經數位相機翻拍，臨時編號分別是1-1~3，2-1~13。目前可以確認應該分屬兩部經典：臨時編號2-1的殘頁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卷廿三開頭幾句。其餘1-1~3及2-2~13皆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但順序已經擾亂，而且可能不是同一個本子。

破解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線索是，編號1-1第五行第二句頭兩個字，

𐰇𐰺𐰍 (𐰇𐰺)^④

b¹ xa¹ ba¹

這兩個西夏字通常作為「族姓」或對音字，一向缺乏具體字義可考。不過聶歷山的字典裡，在 𐰇𐰺 字下收有「𐰇𐰺 | 𐰇𐰺, sxr.(梵音) bhagavat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1960, Nv. I-317)。根據這個線索，東京大學的研究生莊崑本先生檢索《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推想這些殘卷即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⑤我根據莊先生提供的資料，一再比對，也確認這部分殘卷的確都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內容；但是前後順序不對，而且恐怕是好幾個不相連屬的殘段。由於還有大部分的殘卷尚在燻蒸處理，本文暫時不作比定正確頁次的工作；只簡單說明我所以能確認的文例。

③ 根據丁瑞茂的「史語所文物陳列館藏西夏文經書來源初步推測」，這些殘卷所附紙牌編號為172之1，和居延漢簡的編號方式相同，為西北科學考察團採集品運到北京整理的編號。「『172』代表出土物的標號，『之1』為該地點出土物的序號」。丁先生並根據殘卷中印有坐佛圖像，與貝格曼《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頁137，K737，P4，p197:2記錄的坐佛和供養人圖像的西夏文殘片類似，推論該疊殘卷或即為當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黑水城（Khara-khoto）所採集的文物。但是，（一）漢簡的編號直接寫在簡上，西夏文殘卷則寫在小紙牌上；而且「172之1」不見於中科院考古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之附表。（二）貝格曼所記圖像高約20公分，而殘卷原來的高（長）度恐怕也只有20公分左右，兩者似未必為同一地點出土物件。對此，邢義田先生也持疑。

④ 括號表示裡頭的西夏字原件已經殘損，我根據上下文、由半邊字所作的復原。下同。

⑤ 莊先生先認出2-1應為《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隨後又根據我附註的聶歷山的資料，推論其餘各頁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他隨即熱心的為我翻檢各種大藏經的版本，並快捷寄來許多相關參考文獻；最終並確認1-1~3及2-2~13為《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無誤。直到本文截稿，他還持續遠從東京一再地提供相關的資訊，隨時提醒我應該注意、參考的書目。莊先生的熱心、無私，無可言謝，唯有衷心銘感。

根據《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版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TK184)、及《大正藏》所收元代沙門釋智漢譯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⑥編號1-1~3的殘卷正是《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版的《聖妙吉祥真實名經》的頭兩頁(14-1~2)、釋智漢譯頁827上欄第五行起至中欄第五行的經文。殘卷1-1第一行雖然只剩四個字，對的正是漢文版的「具足有大慈悲者」；第三行可以辨識五個字，對的應是漢文版的「能作清淨除罪業」。第四行第一句第六字殘損，第二句只得第一個字，卻顯然對漢文版的「密主我爲此事故，爲汝巧妙令宣說」；而第一句殘損的字，應該是 𑖑 njī² ‘汝’。第五行第一句七個字清晰可識，正是漢文版的「汝今一心應諦聽」；第二句接續前引文，對漢文版的「唯然末阿善哉」。^⑦其後第六行、與殘卷1-2頭三行相續，對漢文版的「復次釋迦出有壞，一切密咒大種性，密咒明咒持種性，於其三種令觀察，世間及出世間性，顯作世間大種性，殊勝廣大手印種」；而第三行第六個字，應該是 𑖑 tsew²。^⑧殘卷1-2第七行以後全屬對音，第七行的四個西夏字，與漢譯對音的「啞阿^{長呼} 依倚」可謂密合。^⑨殘卷1-3第二行第一句、第二句頭四個字也很清楚，對漢文版的「如是正覺出有壞，究竟正覺啞中出」。第三行第一句第六字殘損，第二句只能辨識頭一個字，卻無疑是漢文版接下去的「啞者一切字中勝，是大利益微妙字」；而殘損的第六個字，應該補 𑖑 kha¹ ‘中’。^⑩其後六至九行，每行只剩下五個字，但無疑是漢文版一連四行的「大供養者(是大欲、大嘖、大癡、大忿)」；後面十至十一行可辨識的字較多，正是漢文版接續下去的「大供養者大貪欲，一切貪欲皆除斷，大欲即是於大樂，大安樂者大喜足，大境色與廣大身，大色并及大形像」。下面將上頭提到的西夏文字打橫排，加註擬音及漢譯，以供讀者參考。

⑥《大正藏》第廿冊，頁826-834，No. 1190。其實，這部經的漢譯至少有四種，即收在《大正藏》第廿冊，頁808-834之1187-1190號。釋智譯本和《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微有出入，與1187-1189號譯文則明顯不同。本文主要參照釋智譯本及《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理由是兩者皆有七字一句的譯文形制，西夏譯文與之相似。此純屬方便，並不表示我認爲西夏譯文是以釋智譯本爲底本；至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譯版，根據現有文字比對，與釋智譯本雖僅有些微出入，究竟不知何人所譯。又，承蒙莊先生來信提醒，根據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提到「聖妙吉祥真實名經一卷 元釋智慧譯 清初抄本」，似乎《大正藏》該經的譯者題漏一「慧」字。

⑦釋智作「唯然末過善哉」。不論是「末過𑖑」或「末阿𑖑」，無疑都是bhagavat的漢字對音；也有對以「婆伽梵」者，如沙囉巴所譯(No. 1189)。由於使用音譯，只要用的是同音字，本無須有一定的方塊字。不過「末過𑖑、末阿𑖑、婆伽梵」的用字不同，同時透露了宋元以來漢語的音韻變化，及以單音節漢字對多音節梵音時，不同的譯者對內部音段的切割有不同的辦法。

⑧其他對譯資料，𑖑 phju² tsew² 通常對譯「第一、殊勝」。

⑨這以下，釋智譯本有六行譯音不譯義的文字，《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漢文版僅餘兩行，顯然中間有缺。《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版第二頁並且跳過數行七字一句的譯義經文，從「大供養者大貪欲」起，已是釋智譯文的中欄第三行了。根據形制推斷，俄藏編號14-1應是該經足本的第四頁，則14-2應該已經是第六頁的右半面了。

⑩𑖑 𑖑 zji² kha¹ phju² 對譯「中勝」，有他經對譯「最無上」、及 𑖑 𑖑 zji² kha¹ 對譯「甚」，皆可供參考。